

抗戰戲劇叢書

第七號人頭

藝文研究會出版
獨立出版社發行

胡紹軒著



抗戰戲劇叢書之一

第七號 人頭

胡紹軒 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目次

我們不做亡國奴（一幕三場新型劇）…………… 1

第七號人頭（三幕舞台劇）…………… 27

我們不做亡國奴

——我們要做中華民國的國民——

(一幕三場農村抗戰新型劇)

時間：一九三八年某日下午

地點：臨近戰區的某鄉村

人物：宣傳員

老婦

農夫

金姑娘

收捐員

催徵員

甲長

敵軍官

佈景：一座簡單的廟會舞台，或臨時在一個

其孫

某翁

難民羣

某兵

敵兵

廣場上，用幕布圍成的一個露天舞台上，台的左後方有一所破破舊舊的民房，房門口就是一條大路，門前靠左方除了一個可以當作座位用的草墩或者是一塊大石頭以外，別無一物。如

能就鄉村大路旁邊的真實茅房或小市鎮和村莊裏面一家門前有廣場的真實民房爲背景，兩頭用幕布遮着，前面再掛上拉幕，則更妙。

幕啓：幕布還沒有拉開的時候，演員「宣傳員」就出場了，他從幕布中間鑽了出來。

宣傳員：各位先生，今天是××（團體的名稱）在這裏演戲，現在，趁這個戲還沒有開幕的時候，我想借這個機會和各位說幾句話。首先我要向大家報告最近的時事。中日兩國的戰事打得怎麼樣了，我國有着如何的準備，世界其他各國對於中國是個怎樣的情形。我想很簡略的向各位報告一下。現在可以分做幾點來說：一，……二，……

三，……（就最近的時事，臨時插入，要簡明扼要。頂好能繪一二地圖，如戰事形勢，世界各國與中國的關係地理等，在演講時臨時掛用。說完，接着：）此外，我還有一句很重要的話要向各位說說。前幾天，我碰着一位老百姓，他問我：「先生，做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比做一個亡國奴，好得了多少呀？」我當時聽了他這話，非常難過！他并且還說……

（他的話還未說完，幕布內的銀笛已經吹響了，於是他即忙閃在一邊。）
（幕帷慢慢地拉開了，一位老婦站在門前，她的年紀約五十歲左右。她正對着一個年約十四五歲的女孩在問話，這女孩就是他的女兒，名字叫做金姑娘，長得結實，聰明，美

覽。）

婦：後來呢？

金：……………（在哭泣）

婦（急）快說呀！哭什麼呢？

金：後來，後來我就下山來了。

婦：羊呢？

金：羊，我帶下來了。

婦：你數數沒有？

金：我數了。

婦：有多少？

金：我數來數去都只有九個。

婦：怎麼只有九個呢？這怎麼辦？

金：……………（在哭泣）

婦：（急）還在哭，趕快去找呀！

金：我找了半天。

婦：有沒有一點痕跡？

金：痕跡倒有，我在樹林中看見一滴血。

婦：（驚）什麼！一滴血！啊呀！一定是被狼咬死拖去吃了！

金：我也是這麼想。

婦：你也是這麼想！虧你還說得出口，這麼大一個人了，連看一羣羊都看不住。

金：起先，我一步都沒有離開牠們，後來，張家灣的三姑娘在揀柴，她喊我去說了幾句話，等我回頭的時候，就少了一頭羊了。

婦：還在說，還不趕快去找我看，看有沒有狼吃剩了的羊肉。（金姑娘下，婦望着她，一個收屠宰稅的收捐員王先生夾着一個皮包走了上來。）

王：（喊）劉太婆！

婦：（回頭）哦！王先生！王先生！請到家裏坐吧！

王：不必，不必，我問你，你們這兩天宰羊沒有？

婦：沒有呢？王先生！

王：（懷疑地）哦！沒有嗎？怎麼我剛才從你院子外面過，看見裏面只有九個羊呢？前些時我看見不是有十個的嗎？

婦：是呀！王先生，我剛才還在罵我那個小「冤家」金姑娘呢，她不知怎麼一下不留心，被狼拖一個跑了。

王：被狼拖一個跑了！哦！（略停）我看未必吧！聽說這個後山裏面並沒有什麼狼呢？

婦：王先生，未必我還騙您不成！

王：這不是騙不騙的問題，即令是騙，也騙不着

我們收屠宰捐的人。當然，也有人玩這一套把戲，私宰不報，不過，我相信你們是決不會的。何況一隻羊的屠宰捐就只有三角錢哩！唉！你說是不是？

婦：怎說不是呢？我們決不會幹這種不要臉的事！

王：不過，你們家裏少了一隻羊，却很奇怪！

婦：王先生，我不是和你說過嗎？被狼拖去了！

王：這個，我不相信。

婦：（有點不耐煩的樣子）你不相信，有什麼法子想呢？王先生，少陪，我要進去弄飯了。

（掉頭就走）

王：（即忙叫住）喂喂！劉太婆！

（劉轉身）

王：我們的話還沒有談完呢。（也有點不耐煩了）

你知不知道私宰牛羊要加十倍受罰呀！

婦：怎麼不知道呢，可是我們並沒有私宰。

王：（大聲）沒有私宰，沒有私宰，羊到那兒去了呢？

（婦正欲說話的時候，她的女兒金姑娘從去路上）

金：（哭泣着）找不着！

婦：（對王）可不是，她說她在樹林中看見一滴血，我叫她去找一找，看有沒有狼吃剩了的羊肉。現在連吃剩的羊肉都找不着。誰還騙你呢？

王：（冷笑）這一套把戲，不要在我面前玩。

婦：（急）難道我的阿金被我罵得哭也是假的嗎？

王：（冷酷地笑着）這個不難呀，你們可以先商量好呀！

婦：笑話，爲了三毛錢，我去折磨我的女兒？

王：現在長話短話都不說，你家裏少了一隻羊是真的，至於說是不是被狼吃了，這個當然不能相信。現在是這樣的說法，每隻羊的屠宰捐是三角，你們私宰不報，罰十倍，是三塊。現在你們拿三塊錢來！

婦：（怒）沒有錢！

金：（懇求地）王先生，這真是冤枉！

王：我不同你們講，（對婦）你的兒子劉老大呢？（婦不應）

金：王先生，我的哥哥去賣布去了！

王：好好，回頭等你哥哥回了，我來和他講。

（卽下）

婦：講，講什麼，我們就該倒霉，羊被狼吃了還要罰三塊錢。

(對金) 都是你這個鬼害人！

(金無言，低頭哭泣。甲長上。)

甲：劉二孀！

婦：哦！是甲長！甲長，你看我多麼倒霉，一隻

羊被狼吃了，收捐的王先生還要罰我們三塊錢！(對金) 都是這個「鬼」害人。(吼斥) 還不進去，看看飯熟了沒有？把菜煮好！

(金姑娘由屋內下)

婦：(對甲長) 甲長，你看我們多麼倒霉！

甲：(走到屋左邊的一塊石頭或草墩上坐下) 倒霉有什麼法子想呢？劉二孀，你趕快去把這個月的保甲月費拿給我，我還要去看點事。

婦：(懇求地) 這時候家裏沒有零錢呢，甲長！

甲：一角五分錢都沒有嗎？

婦：連一角錢都沒有呢，甲長，你不知道我們這

些時多麼爲難。

甲：你們最近織的布呢？

婦：老今天挑進城去子，大概可以賣得幾個錢吧！

甲：那，等劉大哥回了叫他送去好吧！

婦：好！我等下叫他送來。

甲：(起身) 我走了。

婦：你不到家裏坐下嗎？

甲：不了。

(甲長正欲往來路下，適逢其會，農夫劉老大挑着一担布[或馱一捆布]有氣無力地走了上來。)

甲：哦！劉大哥回了！

劉：回了！張，你吃了飯沒有？

甲：吃過了。生意好吧？

（劉：搖頭，把布担歇在旁邊，無力地坐在布担上。老婦即忙走向前。站在他們的中間。）

婦：怎麼樣？賣了幾疋布吧！

劉：他媽的，一疋都沒有賣掉。

婦：哎呀！那怎麼成哪，家裏等着錢用！

劉：賣不掉，這有什麼法子想呢？

甲：怎麼賣不掉呢？這很奇怪！有布還賣不出錢

嗎？你價錢不要叫得太高呀！

劉：價錢！根本就沒有講價，我走到一家，關了

門；走到那一家，大減價；有倒有兩家生意

滿好，可是都賣的是洋貨，我還沒有走進

去，站櫃的就說：「不要，不要。」這叫我有

什麼法子想呢。

甲：怎麼，他們光賣洋貨，就不要我們的本地貨

了嗎？

劉：誰還要我們的本地貨，聽城裏的人說他們這些時所賣的洋貨，比以前的還要便宜一半。

婦：這是什麼道理呢？

劉：誰知道，只聽見人家說什麼「走私」，「走

私」。

婦：（對甲）怎麼叫做「走私」呀？甲長！

甲：嚇嚇！這個我也不知道！

婦：（對劉）你沒有問清楚嗎？

劉：問誰，我只問了胡老四，……………

甲：真的。胡老四呢？

劉：胡老四，他還不是同我一樣，挑了布回去。

我問他怎麼叫做「走私」，他說：「走私」

就是我們的布賣不開，我們的布賣不開就是

他媽的「走私」！

婦：（憂愁地）這怎麼辦呢？家裏等着錢用。

甲：哦！老大，我要走了，你把這一個月的月費給我。

婦：甲長，布還沒有賣開，那裏來錢呢？還是請

你緩幾天來吧！

甲：不成，這是公事呀！

劉：（伸手向袋拿出一角五分錢來）好吧，我今

天回頭在路上少吃了一頓飯，這裏還剩得一角五分錢，你拿去算了吧！

（甲長接錢，金姑娘從屋內出）

金：媽，飯好了，菜也快煮熟了，鹽呢？鹽罐裏

沒有鹽了！

婦：（焦急地望着他的兒子）啊！還要買鹽！

（劉老大慢慢地低下頭來，沒有作聲，老婦把視線轉到甲長的手中，甲長在仔細地驗着

那一角五分洋錢，少頃。）

甲：劉二嬸，老大，我走了！（由來路下）

（老婦，顫慄地，傷心地，一直望着甲長遠了，才把視線慢慢地轉移到金姑娘的身上。）

婦：你進去！把菜盛起來！（回頭對劉）哦！我

還沒有告訴你，（顫聲）今天不見了一隻羊！

劉：（跳起）什麼，不見了一隻羊？

婦：被狼拖去吃了。

劉：怎麼被狼拖去吃了呢？（瘋狂般地，他又坐

到布担上。低着頭。慢慢地）這真倒霉！

婦：倒霉！剛才收屠宰捐的王先生來了，他說還

要罰我們三塊錢呢。

劉：（抬頭直瞪着他的母親）什麼，爲什麼要罰

我們三塊錢呢？

婦：他說我們是「私宰」了，要罰我們十倍。

劉：（大聲）放屁，他媽的！人家羊不見了，還要罰錢！（略停，自言自語地）這個生活還能過嗎，聽說日本人快要打來了，（恨聲）打來了也好！

婦：什麼！日本人快要打來了嗎？（略停）也好，看「世界變一下」是不是會好一點，這個生活太苦了。這也捐，那也捐，大捐小捐，捐不過！

（一個催徵員李先生從下首走了上來）

李：劉老人，你在這兒！

劉：（立爲禮）哦！是催徵員李先生嗎？請到家裏坐。

李：（匆忙地）不，不，我馬上就要回縣城裏去了，我同你講，你那八升田的錢糧趕快到縣

政府去繳呀！

劉：（點頭）是是是！

李：好好，我就走了！（下）

劉：他媽的，又是錢糧！

婦：（長嘆一聲）唉！

金：（在內）媽，飯都端上桌了，你們來吃哪！
婦（大聲對內）就來了！（對劉）走吧！我們進去吃飯去！

（劉無力地挑起布担，跟着老婦慢慢地向內走。）

（幕帷漸漸地合了攏來。）

（宣傳員即忙從幕布外的側邊走到中間。）

宣傳員：各位先生，我剛才的話還沒有說完，那一天，我碰着一位老百姓，他問我：——做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比做一個亡國奴，好

得了多少？並且還說：——現在這個生活是太苦了，這也捐，那也捐，大捐小捐捐不過，日本人來了還好些，……就像剛才這個戲裏面的那位老婦人所說的一樣。可是，要知道：（熱情而有力地）各位，是誰叫我們的生活這樣痛苦的？譬如說吧，劉老大，如果他把那一担布賣了，不是就有很多的錢，能够繳月費，而且也能够完錢糧了嗎？然而，他爲什麼賣不開？不錯，是受了「走私」的影響，什麼叫做「走私」呢？（略停）我可以告訴大家。「走」就是走路的「走」字，「私」就是公家私人的「私」字，本來，外國的貨物運到中國來都是要完稅的，可是，現在那些不講理的日本鬼子們，強佔了我們的土地，把他們的貨物偷偷地運到我們的內

地來。這種不納稅的貨，我們就叫它「私貨」，這種情形就叫做「走私」。當然走私貨不納稅，成本低，價錢就賣得便宜；我們的土貨，——我們的國貨是要納稅的，所以就成本高，價錢貴。於是他們的貨物就可以暢銷，我們的貨物就沒有人要了。更加之一般奸商和一些不要臉的漢奸們專門替鬼子們販賣這些「走私」的洋貨；老百姓們也不知道這內中的情形，也都跑去買便宜的，弄得那些忠實的愛國的商家們，一點生意也沒有，只好「大減價」，只好「關門」。所以今後，我們只有大家聯合起來，不賣日本貨，也不買日本貨。（略停）至於說到捐稅的話，因爲公家替我們做了很多的事情，好比辦學校來教育我們的子女，設軍隊和保安團來保護

我們的身家性命，這不都需要錢來開銷嗎？

捐稅就是公家的一種收入。當然，我們不應當繳的還是不繳，譬如羊被狼吃了還要我們

罰三塊錢，那三塊錢我們當然不出，要和收

捐的人說清楚，如果他一定還是要我們出的話，那他就是貪官污吏，對於貪官污吏我們

當然要大家聯合起來打倒他，剷除他。（很

誠懇地）各位，我們萬萬不能存着這個思

想——以為現在的生活太苦了，希望敵人打

來。要知道敵人來了，那天，……（他的

話還未說完，幕布內的銀笛已經吹響了。於

是他即忙閃在一邊。）

（幕帷慢慢地拉開了。一羣難民挑呀馱的走

了上來）

子：（約二十多歲，在前）快點，爸爸！

父：（約五十多歲，忙亂地）來了，你媽呢？

女：（在內）在這兒，爸爸！（扶着一個年老的

婦女走了上來）

（他們很快的走了過去）

（接着一個老翁帶着他的孫子又走了上來，很匆忙地，老翁走去拍門。）

劉：老大，老大，劉老大，你們趕快跑呀，鬼子們就要打來了！

婦：（打開門）哦！是周家老伯嗎！

翁：你們趕快跑呀！鬼子們打來了！

婦：唉！我們總是做老百姓，我們懶得跑！

翁：（懇求地）避一下好呀，劉二孀！

婦：……（不語）

（又走過一羣難民）

孫：（哭泣着）爺爺，我怕，快跑呀！

翁：（回頭）好好好，我們走！（即偕孫下）

（緊接着又走來兩個難民，都是壯年模樣。）

甲：（對婦）劉二孀，劉大哥呢？你們怎麼不逃？

婦：我們懶得跑呢！（說完就把大門關上）

乙：（奇怪地）真奇怪，他們怎麼不跑？

甲：誰知道。

乙：只怕是漢奸吧！

甲：別管它，我們趕快走！

（甲偕乙下。少頃，一個敵國的軍官上）

敵：（自言自語）咦！怎麼一個人都沒有，都跑

哪！（跑去拍門）

（門打開了，老婦走了出來，她見是一個敵

國的軍官，他即忙向前走了幾步，跪在地

下）

婦：（懇求地）老爺，老爺！

敵：你沒有跑嗎？

婦：（顫聲）老爺，我們沒有跑！

敵：好的，你起來！

婦：（起身）謝謝你，老爺！

敵：你說，是你們中國人好，還是我們大日本人

好？

婦：你們大日本人好。

敵：好的，我們大日本人好！你們家中一起有幾

個人？

婦：我們有三個人，老爺！

敵：好的，有些什麼人？

婦：除我以外，有一個兒子，還有一個……：

敵：你兒子呢？有多大年紀？

婦：他今年才三十歲，老爺！

敵：在什麼地方？

婦：（匆忙地，向內喊）老大，老大，快出來！

（劉老大走了出來，他一見敵軍官，起先有點害怕，接着看見他母親的笑臉，也就慢慢地釋然了。）

敵：（直望着他）你叫什麼名字？

劉：（直挺挺地）我叫劉老大。

婦：（笑嘻嘻地）喊老爺哪，老大！

劉：（向他母親望了一眼，回頭又對敵）我叫劉老大，老爺！

敵：（很嚴厲地）你是便衣隊嗎？

劉：（惶恐地）我不是，老爺！

婦：（急呼）老爺！他不是便衣隊，他不是便衣隊。

敵：不是便衣隊，那一定是壯丁隊了。（摸手槍）
婦：（急）他不是，老爺！他不是，老爺！

（劉想逃走，剛到門邊，被敵吼住）

敵：（大聲）站着！（以槍比之）過來！

（劉戰抖，婦跑去哀求）

婦：（跪下）老爺！求求您，他不是便衣隊，也不是壯丁隊，求您放了他吧，老爺！

敵：（以腳踢婦）滾開去！

婦：（顫慄地）求求您，老爺！放了他吧！

敵：滾開去，別在這兒囉嗦！（把婦拖起來，猛力地把她摔在一邊）媽的巴子！

（劉見狀不忍，舉起拳頭跑攔去，剛欲打下，敵即將手槍一比，劉嚇得倒退一步，將拳頭又慢慢地放了下來。）

（老婦躺在地下呻吟）

敵：（兇惡地，一把將劉的胸脯抓住。）走，跟我走！

（劉嚇呆了，這時候，金姑娘即忙從門角裏跑了出來。）

金：（哭泣着，拉住她的哥哥）哥哥，哥哥！（又

即忙跑到敵的面前）老爺，我求求您，老

爺！（慢慢地跪下）

敵：（放開劉，對金）起來！

（金起立，劉退了幾步，婦慢慢地坐了起

來，仍在呻吟。）

敵：（笑嘻嘻地對金）你有十幾歲？

金：（顫慄地）我，我………

敵：（輕輕地吼）不要怕！好好地說，怕什麼呢？

（把手槍裝上身了）

金：我，我十五歲。老爺！

（這時候，老婦在後面陰着打手式，叫劉偷

跑）

敵：哦！你有十五歲！（把頭轉向前面，好像在想什麼心事，接着又笑嘻嘻地把頭回過來，直望着金的臉）

（劉在他不注意時偷跑了，臨走的時候，很傷心地望了望他的妹妹和他的母親。）

敵：好的，只有十五歲。你叫什麼名字？

金：我叫金姑娘，老爺！

敵：金姑娘！好的，好的。長得真漂亮！（卑鄙

地走攏去伸出一隻手準備去摸她）

金：（推開他的手掌，向後退，怒目視之。）

敵：（奸笑）噢！（走攏去，伸手去摸她的臉。）

（拍！金姑娘打了他一個嘴巴。）

敵：（怒）什麼，你打我！（即忙又從腰中拿出手

槍來比着金，左手摸着自己的臉。）

（金倒退兩步，但她並不怕；老婦站起來，